



中南戲曲選

第五輯

借
演

火

革
棍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中 南 戲 曲 選

(第五輯)

借 靴
演 火 棍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漢口

內 容 介 紹

本輯包括豫劇『借靴』和漢劇『演火棍』。『借靴』寫一個叫賈二的窮秀才，爲赴宴，向張三員外借靴。最初張三不肯，後經賈二硬欺軟騙，才勉強借出。借出後，張三怕賈二損壞靴子，又去追還。此劇對地主階級的慳吝和刻薄，作了尖刻和無情的諷刺。『演火棍』是寫楊家將孟良，護送楊宗保到北國去祭掃楊令公的墳墓，遂將韓昌將宗保擄去。孟良回到天波府求救，府內有一燒火丫頭名叫楊排風，自願前往。但孟良看不起她，二人比武，孟良輸於楊排風；佘太君乃命他二人同往北國救回宗保。

中 南 戲 曲 選

(第 五 輯)

中南行政委員會文化局編

※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漢口解放大道 332 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

※

書號：040·787×1092 $\frac{1}{16}$ 開·1 $\frac{1}{16}$ 印張·23,000字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000

目 錄

借 靴(豫劇)	1
演火棍(漢劇)	25

附 錄

關於『借靴』的改編	李 潔 44
『演火棍』的整理	童啓智 46

借 靴 (豫劇)

人物：

賈二秀才

張三員外

家 院

賈：(得意洋洋地上場念。

之乎者也矣焉哉，

喜事却從天上來。

在下賈二，人稱賈二秀才，從小飽讀詩書：百家姓、三字經、千字文、上下論語帶中庸，讀了十年整。

(內白：那你一定是篇篇倒背如流了？

賈：不管哪一句，都是當中不會兩頭生。

(內白：噢也！那你不是白念了嗎？

賈：好說，好說，我可沒有白搭工，斗大的字還認識它三五升。皆因為祖上遺下良田七八頃……

(內白：那你還是個員外咧！

賈：別提了，被我吃、喝、玩、樂交朋友日場(註一)

了個精打精光。

(內白：那你咋穿得振好(註二)哇？)

賈：(整冠理帶)這正是：之乎者也矣焉哉，喜事却從天上來呀。是我賈二秀才正在家中打坐，前莊金府送我一張請帖，說是金老員外壽誕之日，請我前去赴宴，可惜我從頭到腳沒有一件囫圇衣衫。我這才走東莊(左走三步)，找我表弟借了一頂儒巾(整冠)，雖說大點，倒也新鮮；又走西莊(右走三步)，找我小舅子借了件藍衫(整衣)，雖說短點，這肥瘦倒還合適。只是這脚下嘛(打轉身亮脚)，缺少一雙體面的靴子，這未免上新下舊，有頭無尾，酒席宴前，難免被人恥笑。這這……我到哪裏去借一雙靴子呢？(苦思，一鑼)有了，有了，後村張三肉頭——張員外有雙體面靴子，我與他是二十年的至交，諒他也得借與我穿。就是這個主意。看看天色不早，說走就走。(下)

(家院上擺酒菜。

院：酒菜擺好。請員外用膳。

張：(上唱)忽聽得老家院一聲請見，

後宅院轉出我員外張三。

良田我有三十多頃，

蓋起了這一片大好莊園；

餵了二十匹驃子全一個樣，
 俱都是青鬃白尾紅眼圈；
 又餵了五十匹大叫驢，
 還有四十條『大老尖』（註三），
 金雞、狸貓我都有，
 還有僕女共丫鬟；
 老天爺若要窮了我，
 除非是天塌龍叫喚。
 張員外我轉出後宅院，
 一到客廳把飯餐。

家院，可曾把酒菜擺好？

院：俱已齊備。

張：待我看來。（打開酒壺，嗅了嗅）此酒幾分水色？

院：此乃上好二鍋頭，未敢擅自對水。員外吃酒，小人焉敢摻假。

張：（大怒）呀！你這個東西，真乃胡塗！真乃大胆！想俺這偌大家財也是俺三更半夜在算盤子兒上撥拉出來的，竟被你這般東西任意揮霍，真乃好惱！

院：員外惱從何來？

張：想這喝酒不對水豈不是多開花銷。今日四兩，明日半斤，天長日久，您員外爺這份家私豈不要被

喝酒喝光了嘛！

院：是！

張：拿了下去。

院：是！

張：頂少對上它三五六七分水。

院：是。

（收拾。犬吠，賈二邊打狗邊上。）

賈：打狗，打狗，打狗！你這狗才，有眼無珠，竟敢咬起你賈二秀才老爺來了！我若不看在你家員外面上，我定要，剝你的狗皮作褥子，抽你的狗筋擰皮條！（打門）門上有人嗎？開門來，開門來！

張：噯呀，不好！

院：員外何事驚慌？

張：是哪個打門？

院：待我看去。

張：慢來，先把酒菜收拾下去。

院：員外尚未用飯。

張：你哪裏曉得其中利害！

院：一人打門有何利害？

張：哇！你這個不會過日子的東西，有人打門，必定有事。

院：何事？

張：不是官差來催糧要草，便是窮親戚們來借貸錢米，再不然便是三朋四友來吃喝我一頓；說來道去都是來沾老夫的油水來了。收拾下去。

院：是。（急收拾下）

賈：開門！開門！

張：門外哪一個叫喊？

賈：稟你家員外老爺得知，就說是賈府賈二秀才你賈二老爺前來拜望。

張：原來是賈二到來，待張老爺親自與你開門。

（開門，賈急進。）

賈：三哥一向好！

張：二弟一向好！

（同時互揖，撞頭，一鑼。）

賈：（打哈哈）噯呀！龍頭撞狗頭，多長二斤肉，大吉大利！

張：怎麼說，你罵起你三哥來了？

賈：罵人者當罰，你不妨打二斤酒把你二弟灌上一灌，罰我一個酩酊大醉。

張：倒會佔便宜，狗才，請上座。

賈：有三哥在此，哪有小弟的座位？

張：二弟光臨寒舍，與你三哥增光不小，若嫌座位埋汰，待三哥與你擦過了。（用袖擦）

賈：豈敢，豈敢，有僭，有僭，小弟告罪了。（二人落座）

張：啊，二弟，天到這般時候，光臨寒舍，想必是用過午飯了？

賈：這個……

張：一定是用過了，一定是用過了，看你紅光滿面，酒氣撲人，一定是用過了。

賈：（無奈）這個……（咬咬牙）偏過了。

張：但不知二弟用的什麼好酒好菜？

賈：也不過是油炸冰凌塊、醋釐西北風、乾炒清泉水、涼拌開水皮，幾味家常小菜，四兩不辣不香不酸不甜的狀元白。

張：真乃是珍饈美味，你三哥不要說沒這份口福，便是聽說嘛這也是頭一次啊。

賈：諒你也是頭一次！

張：啊，二弟，你今日來到寒舍，一來是咱倆有着二十年的至交，二來是昨日便有許多吉兆啊。

賈：什麼吉兆？

張：二弟聽了：

（唱）俺只見牆頭上蜘蛛倒垂，

又只見灶火下剩下了柴灰，

五更天花公雞牠把明叫，

新生下小豬娃擠在一堆。

賈：真乃上等吉兆！

張：你三哥別提多想你啊？

賈：又是怎樣想法？

張：聽了：

(唱) 哥想你一天吃不進二斗米，

哥想你冬天不穿夏天衣，

可不像你這個薄情之輩，

二十年至交你也一字不提。

賈：這是哪裏說起，就是剛才我走到路上還念叨與你呢。

張：但不知你是怎樣的念叨？

賈：聽了：

(唱) 三哥哥、三哥哥、我的三哥哥，

你是我三哥哥，我的三哥哥，

我是你二兄弟，你是我三哥，

三哥哥、三哥哥、我的三哥哥。

(張邊聽邊打噴嚏。

咋回事呀？閃着你的腰了吧？

張：怪不得我清晨起來打……(又欲打) 呵……嚏！

呵……(未打出來) 二弟，想你我乃是二十年的至交，你一向也不來走動，今日來此，究竟爲了何

事呀？

賈：我……我要你的腦袋！

張：（唱）要腦袋你快磨鋼刀！

賈：要喝你的腦漿！

張：（唱）喝腦漿你悶棍來敲。

賈：要你的心肝！

張：（唱）要心肝你來開膛剖肚。

賈：要拔你的毛！

張：（唱）要拔毛，你把開水來燒，

沒有鍋，我借你鍋，

沒有瓢，我借你瓢，

要木盆咱有木盆，

要水管咱有水管，

三哥我權當洗個滾水澡，

爲朋友怕什麼兩肋插刀。

賈：噯呀，我的三哥呀，真有你的，真够交情！

張：够交情。

賈：真够朋友！

張：够朋友。

賈：倒是二十年的至交！

張：勝過手足同胞。

賈：三哥呀，我無事不登三寶殿，今日前來一不要你

的腦袋，二不喝你的腦漿，三不拔你的毛，皆因爲你二弟正在家中苦讀詩書，忽聽家院報道，前莊金老員外你是曉得的。

張：你說的是遭天殺的金八兒嘛？曉得的。他怎樣了？敢是要典賣田產與我，請你說合？但不知他賣哪一塊田地？要幾分銀子？

賈：非也。皆因爲今日乃是他的誕辰。

張：如此說來他害了疝氣了？想他爲人尖酸刻薄，無兒無女，也是上天給他的報應，不日定然死去也是有的。他那份田產可會死前折騰折騰賣與我嗎？

賈：非也，非也，今日乃是他的壽誕之日。

張：說了半天是他娘過『生兒』？（極爲冷淡地）怎麼樣了？

賈：他下了一張請帖與我，約我前去赴宴；是我……

張：（馬上興奮起來）明白了，家院！（家院上）趕快備馬，你二叔邀我一同去到金府赴宴。

院：是。

賈：慢來，是他約我前去赴宴，約不約你我不曉得的呀。

張：哇！（衝着賈二）大胆金八兒，你竟敢不請我的客！罷罷罷，明日我也擺擺排場，一年過他個三

五回生日，就是不請你前來赴宴，活活把你氣死。（自鳴得意地）嘿嘿，到那個時節嘛，哪怕你的田產不落入我手？如此說來，二弟前去赴宴，敢情是從此順路而過，恕三哥我不遠送了，家院送客。

賈：（自白）說了半天，正事沒辦，他要攆我走了。
（對張）免送。（對家院）下站！

院：是！

賈：張三哥，我來此不爲別事，專來向你借靴子來了。

張：呀呀呀，我當是何事，原來你二叔前去赴宴，路過南山，要借一把鑷子，順便開二畝生荒，這真是書香門第，勤儉人家呀。家院，去到後宅給你二叔找好鑷子一把。

院：是。

賈：（自白）這號東西，胡扯八道，故意裝聾賣傻，待我大聲說與他聽知。（對張）附耳過來。

張：請教。

賈：（大聲，指腳）靴子！我向你借足下穿的靴子。

張：你待怎講？

賈：借靴子！

張：噯呀，不好！（大驚，昏倒椅上。）

院：員外醒來。

賈：看這號東西！

張：（唱）聽一言不由人魂飛魄散，

三魂渺渺歸了陰間；

猛然間睜開了昏花眼，

又只見賈老二他站立面前。

呀呀哇！你這個不識好歹的賈二秀才，枉讀詩書，不懂世故，常言道：君子不奪人所好，你黃口白牙竟厚着面皮向我借起靴子來了！真乃是……
唉！

賈：二十年的好兄弟竟爲了借一雙靴子變臉不成？這真是：一聲借靴講出嘴，方知人情薄如水。

張：你哪裏知道愚兄爲了這雙靴子，費了多少心機啊！

賈：倒要請教。

張：三年前，愚兄也是到金八兒家中去吃那次鳥宴，到的有：王員外、李員外、趙舉人和錢秀才、孫百萬還有吳知縣他的小舅子的表哥的連襟的堂兄弟魏廣財；是那一羣貨蛋們個個都是整整齊齊好穿好戴；只有你三哥我是穿了一雙二成新八成舊的皂靴前往，惹得那一羣鬚孫們擠眉弄眼、指手畫腳恥笑於我。是我回得家來，把牙一咬，定要

作它一雙上好的靴子，我這才請了天下南京十三省的皮匠前來與我做靴，不要說是工錢，只是盤川路費要花去我多少銀兩啊！

賈：爲了這雙靴子請了這多皮匠我却不信。

張：你竟敢不信？待我說與你聽知。那『北京趙州』有個胡皮匠，那『南京杭州』有個孫皮匠，那『東京徐州』有個楊皮匠，那『西京涼州』有個牛皮匠，這便是天下南京十三省的胡、孫、楊、牛四大皮匠，哪個不知，哪個不曉，是我把他們請到家中，每日裏是殺豬宰羊，擺下八桌酒宴，三班鼓樂吹吹打打，是我每天都斟上美酒，雙膝下跪——（跪下）

賈：起來，起來，借不借在你，爲何用此大禮！

張：哪個跪你？是我跪那四大皮匠請他們用心做靴啊！如此這般整整作了七七四十九天，才做下這雙靴子。做了之後，愚兄且捨不得穿它，把它供在祖宗牌位之上，不想你竟輕易開口跟我借將來了，真乃是……唉！

賈：如此說來你是不肯借的了？

張：（搖頭，打量賈）看你那儒巾，看你那藍衫，真是雞不雞，鴨不鴨，張王李趙不一家，與我那靴子太不班配了。

賈：張三哥，像你這肉頭財主哪裏知道俺風流學士一向是放蕩不羈，從來是不修邊幅，學問都在肚子裏呢！

張：是啊，爲何又來借靴？

賈：常言道，足下爲貴！

張：好一個足下爲貴，定要借？

賈：定要借！

張：掌起面來。

賈：……(不知所措)

張：待我觀觀你的氣色(看氣色)，無福之人，消受不起啊！

賈：當真不借？

張：當真不借。

賈：果然不借？

張：果然不借。

賈：哇！我把你個胆大的張三，你不過是一個肉頭財主，仗你有幾文臭錢，便欺壓於我？也罷，單等明年皇王開科選士，我便去到京城，揮動我生花之筆，作下它三篇文章，龍目一觀，王心大喜，御筆親點我爲頭名狀元；賈狀元奏明聖上，一不在金殿奉主，二不到邊關防敵，定要到你張家莊上當一名小小知縣，到那時你賈大老爺是你當頭